



潘粤明版的“胡八一”
发福严重。

豆瓣7.8,《云南虫谷》达到你的期待了吗?

“只见前边悬吊人俑的锁链纷纷脱落,一具具人俑像是从轰炸机上投出的炸弹,扑通扑通接二连三地落进河水之中……”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系列里,《云南虫谷》是最让书迷欲罢不能的一本,其中既有奇幻瑰丽的想象,也有扣人心弦的悬念。因此,在《黄皮子坟》《怒晴湘西》《龙岭迷窟》被管虎、费振翔组合成功影视化之后,很多书迷对《云南虫谷》寄予厚望。

呈现一如既往的出彩,无论是从水中跃出的水螈蜂,还是惊悚的食人鱼,又或是凶猛的雕鹗,原作中许多奇异的虫怪都做到了超乎想象而又忠实还原;从吊吊的人俑到诡谲的血棺,《云南虫谷》对惊悚悬念气氛的营造也很有心得,很多观众都感慨需要“弹幕护体”,“前方高能场景一个接一个”。表演方面,在经过《龙岭迷窟》的磨合之后,潘粤明、张雨绮和姜超三人组成的“铁三角”也有了充分的默契,演技自然,彼此之间的插科打诨更是讨喜。而在剧情改编上,《云南虫谷》也做到了遵循原著的叙述模式,把握精华,适度改编。换句话说,目前的呈现,既保证了书迷看到虫怪的期待,对新观众也相对友好,不至于将胆小的观众拒之门外。

有了这几方面打底,《云南虫谷》的好口碑稳了。但退一步说,明明质地不错,

观众为什么还是有些难平?首先,《云南虫谷》现有的优点,都在观众的意料之中。从《黄皮子坟》到《怒晴湘西》《龙岭迷窟》,管虎和费振翔团队以精良的制作拉高了同类作品的制作标准,尤其是在风土人情的还原上,每部作品都个性鲜明,口碑不俗。因此,观众对《云南虫谷》抱有更高的期待,更严格的要求,合情合理。其次,在对经典作品进行影视化的过程中,原创剧情本就容易引发争议。《云南虫谷》加入了遮龙寨族人追赶“铁三角”的线索,一方面放慢了剧情的节奏,另一方面也无形中减弱了“虫谷”的难度——让卸岭魁首陈玉楼都几乎有去无回的“虫谷”,遮龙寨族人怎么就进得这么轻松?

当然,这条新加入的线索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观众认为,族人的追赶,给“铁三角”的征程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丰富了

故事的冲突。最后,潘粤明的身材管理也确实到了演员应该反思的阶段了。早在《龙岭迷窟》播出期间,潘粤明版“胡八一”略显发福的身形就曾引发质疑,他本人也迅速道歉,承诺进行身材管理。然而,在《云南虫谷》中,潘粤明版“胡八一”因身材管理问题,显然称不上“身手矫健”。无怪乎有观众感慨,“铁三角”里有了两个“胖子”。

平心而论,从演技和气质上说,潘粤明、张雨绮和姜超,是目前最被观众看好的《鬼吹灯》“铁三角”。在《怒晴湘西》和《龙岭迷窟》中,潘粤明也用他出彩的演技证明,自己既能演活枭雄形象,也能变身有胆识有痞气的“胡八一”。因此,观众对“胡胖子”的吐槽,也可谓是“爱之深责之切”。毕竟,我们还等着看“铁三角”后续的《昆仑神宫》呢! 据《新闻晨报》

别让追星青少年 绊倒在媒介素养这一关

追星古已有之,也是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的情感和心理需要,原本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互联网背景下,移动自媒体等即时通信工具促使人类社会进入真实与虚拟交叠融合的新环境、新时空,催生新的社会行为和文化样式。于是,当代青少年的追星出现了新方法、新形态。

社交媒体助力虚拟网络社群建构,为规模化、组织化的“饭圈”模式提供了可能。青少年追星不再是暂时的、个人化的行为,而是从过去粉丝与明星有距离的精神交流满足,变为粉丝“擦亮明星”“供养明星”、深度介入艺人职业发展过程的组织化、持续性行为。“饭圈”成为造星链条、娱乐产业中新的运作模式和经济形式。“饭圈”粉丝群以艺人形象、利益为最高理想的价值观,也在极端的偶像崇拜观念灌输强化下,被固化下来。

对于“饭圈”中的青少年粉丝群体来说,在社交媒体平台加持下,他们以明星艺人为生活重心,陷入为“爱豆”打榜、购买产品、制造话题、线下众筹;他们“氪金”供养艺人,承担了不该承担的经济重负;他们把情感投注在想象中的“亲密关系”上,将真挚情感付诸虚拟。长期浸淫于“饭圈”的青少年群体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与问题。

当前,对操控“饭圈”产业链的资本、平台、演艺公司等行为主体进行治理和规范是当务之急。同时,也要从提高青少年群体网络媒介素养的角度,减少青少年被“饭圈”裹挟。学校和家长要更早、更多联手,提升、培育网生代青少年群体媒介素养。

首先,要深刻剖析、主动理解青少年将艺人、明星当作偶像热爱的深层次心理原因。因势利导,教育青少年用好互联网、新媒体。

其次,要从小引导、教育青少年,网络不是法外空间。网络上的所有行为与真实空间的行为一样,必须遵循国家法律、道德的准绳。网络发言有禁区,网络行为有准绳。

最后,网络空间、新媒体平台与线下真实世界的信息相通、互联,个人的线上言行也是自身形象、声誉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将自己的网络行为与现实割裂开来。

网络、新媒体言行,既是今天的人生记录,也是明天的网络记忆。青少年应当培育、提升媒介素养,别让今天“饭圈”的盲目言行,绊倒自己的明天和未来。 据《光明日报》

同为正午出品的家庭剧,讨论《乔家的儿女》似乎很难绕过《都挺好》。2019年《都挺好》在撬动高收视与强话题的同时,在口碑上却两极分化,是刺痛了原生家庭的创伤,还是过度消费了这一伤口?争论的硝烟并未随着剧集的结束而停歇,这一次,《乔家的儿女》显然想走另一条路。

《乔家的儿女》的选择是将苦情提炼为美,这类生活美学即:虽然“各人有各人的泥潭”,但为了那向上的一点光明,大家都在努力生活。乔家的五个孩子一成、二强、三丽、四美、七七串起了30年社会的发展变迁史。母亲在生乔家第五个孩子七七时因大出血去世,父亲自私至极,12岁的长子乔一成不得不担负起照顾弟妹妹们的责任。被迫飞速地成熟,成为乔家精神意义上的父亲。

《乔家的儿女》是一部有真实质感与生活纹理的家庭剧。长兄如父,但故事中的大哥乔一成并不是传统家庭苦情剧中的完美主角。当变故突然降临在他的生活里,他的长大是在一夜间完成的。如果有选择,他也会想过逃离这个泥潭一样的家,距离他心底隐秘的心愿实现最近的一次是:当有高知家庭来家中挑选收养的孩子时,他捏着自己所有的优秀奖状求上门,请求他们带自己走。他为自己争取过,在选择工作还是读研时,他再次向乔祖望宣战:我想先为自己活一次。

有私心,有软肋,乔一成不是一个概念化的“好人”。尽管是弟妹妹心中的完美大哥,但他的心结是作为“别人家孩子”的表哥齐唯民。面对一个玫瑰金版本的自己,他曾嫉妒地划掉范文赏析中表哥的名字,也会在意自己没有的一双白球鞋。这些时刻反而让乔一成擦出了人物的弧光,不完美但真实。

可惜的是,《乔家的儿女》只给出了半部好剧。整部剧在乔家的儿女们进入各自一地鸡毛的家庭生活后,呈现出了与前半部剧割裂的质感,急转进入了狗血桥段大拼盘。

张开宙的《清平乐》曾带给真情实感追剧观众一次“重创”,更是被戏谑地封为“人间褪黑素”——叙事无高潮,节奏催眠效果极佳。这一次,张开宙似乎点对点地修改



《乔家的儿女》 半部好剧,『人间咖啡因』的大拼盘

曾被诟病的节奏拖沓,然而,尽管节奏提起来了却又获得了“人间咖啡因”的称号。这个“咖啡因”的称号来自观众的控诉:被气得睡不着。

家庭伦理剧的狗血与写实仅一线之隔。一旦乔家五个孩子,每个人的生活都深陷泥潭,甚至困境出现的场次都在同一集,这样的“巧合”更多的是一种偷懒。不过是将1977年到2008年之间所有的社会热点、新闻潮流一股脑地丢进去,打造了一种《故事会》式的热梗杂烩,全部缝在了乔家的日子里。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塑“典型”,不如说是另一种爽剧语法——将所有能经历的都拿过来拍一遍。

虽然叙事被五花八门的“狗血”故事冲上去了,但节奏仍然空洞。这种空洞是从一个结果到一个结果之间的跳转,“狗血”的观感在于人物的断片感,中间的状态、人物的转变都被擦除掉了。

比如,三丽童年创伤后性格大变的一段,原著是这样描述的:“三丽开心地眯起眼笑:全给我?”“全给你。”乔祖望说。他看着女儿吃,隐隐地觉得这孩子,哪里不似从前了。三丽狼吞虎咽地,也不怕烫,用力吧唧着嘴,吃得酣畅又放肆,到后来连筷子也不用,直接上手抓。一气足吃了十个小笼包子之后,三丽打了一个大大的饱嗝。忽然没头没脑地说:给我哥再买一笼。

这次事件在三丽处乔祖望父亲的形象坍塌了,她确认了大哥才是拯救者,是可以信赖的,因此要对大哥好。然而,剧中这场戏的铺排看不出三丽的转变,事件平平地过渡,没有任何冲击感。设置了情节高潮但没有完全进入“高潮”,节奏提速了但没有丝滑的起承转合,刻意追求的“平淡”反而让《乔家的儿女》再次陷入失真的窠臼中,逐渐狗血走形。

由此,《乔家的儿女》在故事初带领观众从对人物的谅解、对观念的松绑,再次跑偏到对叶小朗的“讨伐”上:不做家务的女性就是不合格的妻子。这些弹幕构成了一种新的讽刺,只能说《乔家的儿女》是半部精品剧。 据《北京青年报》

